

献给哈尔滨亚冬会的诗歌

□白衍吉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已进入倒计时,10月29日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10月30日在哈尔滨举行了倒计时100天活动和誓师大会。冰雪同心,亚洲同梦,激越昂扬的“亚洲雄风”再次响起。这是继哈尔滨成功举办第三届亚冬会29年之后,再一次荣幸地承办这一亚洲冬季冰雪体育运动竞赛的辉煌盛事。

哈尔滨是我的故乡,我对家乡有无限的乡愁和依恋。松花江哺育了我,松花江是我从小到老游泳、钓鱼的所爱。薰风化雨吹绿两岸垂柳,罡风得意喝令一江封玉。我与冰雪有特殊的感情,从小就在冬季的冰天雪地里欢天喜地地玩耍,打雪仗、堆雪人、打冰爬犁、滑冰、打冰尜,喜欢看冰球比赛、看速滑比赛和花样滑冰。29年前的哈尔滨第三届亚冬会,我正值壮年,有幸参与了从筹备到胜利闭幕的一些工作,并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纪念奖牌。回忆是美好的,希望在眼前。带着迎接新一届亚冬会的热望和激情,我一直处于一种退而不休,不敢懈怠的状态,盼望能够发挥余热,以微薄之力奉献家乡文化事业。

哈尔滨在去冬今春冰雪旅游旺季“顶流”“爆火”名满天下之后,又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乡,见到了许多朋友,收到他们赠与自己写作的新书共十几本。年长者91岁、90岁、88岁、87岁、83岁,除了宋兴文正值壮年,其他都是老年人了。文化人中的多数仍思维活跃、笔耕不辍,为哈尔滨的城市文化保护发展作出贡献。这使我很受鼓舞,他们和许多在岗的朋友都希望我多关心哈尔滨的发展,多写文章,传播正能量。

诗抒心声,文传意志。使命感和激情灵感使我写出一篇篇散文、随笔、传记文学、书评、书序,共计16篇,已有10篇在省市媒体发表。今年八月初,一级作家、词赋家董金铎写了一首喜迎亚冬会的歌词让我帮助修改。也有几位朋友让我自己写一首诗歌,可朗读,缩写亦可作歌词。这让我萌生了写一首的创作想法。年轻时曾阅读大量国内外诗家名作,曾读过普希金的《纪念碑》,至今仍能背诵。高尔基的《海燕》、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光未然的《黄河颂》、郭小川的《望星空》以及《长江之歌》等那样悲愤激昂、气势恢宏、嘹亮激越、催人奋进的诗歌,都令我非常欣赏和振奋。我也

曾写过一些小诗、散文诗、赋文。但我不谙音律,从未想过写歌词谱曲。作曲家杨人翊曾鼓励我说:“你文笔很好,应动手写写诗词、歌词。”

壮怀豪情激发于心灵,铿锵有力凝聚于笔端。我要努力写出家乡哈尔滨中西文化交融、韵味独具的气质与非凡魅力,我要抒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无限热爱,我要表达对喜迎亚冬会冰世界雪天下哈尔滨冬天里的灿烂春光!就这样,一连几天我日思夜想,写出了两个版本的《哈尔滨,冬天里的春光》,浓缩精练的为歌词,层次丰满的为诗歌。词谱曲还应按音律要求再打磨,因为谱曲、制作、首唱一系列高额费用个人无力承担,只能先放下。一级编导、朗诵家丁新安看了我的诗歌之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具体修饰意见。我反复推

敲三易其稿,定名为《哈尔滨,冬天里的春光》。在亚冬会倒计时100天时,我请广播电视台把提前录制的视听节目《于再洲王淑媛:冰上伉俪竞雄姿》播出,反响很好,“中国正能量网”发布,受众很多,纸媒和新媒体也将陆续发出来。丁新安的朗读作品非常好,他自己朗读、自己制作,专家水准,分文不取,十分令我感动!他说:“关键是作品表现的激情、品格、文采,为叫响哈尔滨应该助力!没说的!”

把这首《哈尔滨,冬天里的春光》献给我们的城市、献给全市人民、献给第九届亚冬会。冰雪同心,亚洲同心。祝亚冬会圆满成功!祝哈尔滨的明天更美好!

哈尔滨,冬天里的春光

□白衍吉

亲爱的朋友
你到过冬天的哈尔滨吗
你见过冰天雪地童话般的世界吗
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
这是浓情好客的北疆
她有一望无边黑黝黝的沃土
她有满城欧陆风情的建筑
一条条面包石铺设的街路百年流芳
她有音乐之都的美誉
她是共和国长子 国之重器 工业脊梁
来吧,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这里自豪地见证
冷冰雪运动和东北振兴的希望曙光

冰雪是精灵
冰雪是生命
冰雪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冰雪是我们共同的欢乐
冰雪盛会承载着亚洲冰雪健儿期待的梦想
哈尔滨啊,雪的故乡
洁白飘舞漫天的雪花啊
你是春天的使者
是迎宾的霓裳

中央大街流光溢彩我们一起徜徉
纪念塔广场上“滨滨”“妮妮”扬起欢迎的臂膀
哈尔滨大剧院迷人的歌声嘹亮激昂
冰雪大世界披上缤纷多彩的霓裳
啊,到处都有欢迎的笑脸
到处都是友爱的暖流在荡漾

来吧,亲爱的朋友
八方冰雪健儿喜相逢
亚洲同心曲将在这里
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唱响
加油拼搏
在冰场雪道展示着健美雄风
团结友爱
谱写出五环精神亚洲新篇章
来吧,亲爱的朋友
冰雪同梦亚洲同心
让我们燃起希望的火炬
举起祝福的美酒
为胜利干杯
为友谊干杯
为哈尔滨冬天里的灿烂春光
干杯!干杯!!

儿时 那些在冰上的快乐日子

□周丽纯

生活在冰城的人,自小就有浓厚的冰雪情结。在冰上抽尜、打爬犁、滑脚蹬子、打出溜滑,都是年少时必玩的游戏。一晃50多年过去了,那些童年的冰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年少时我家就住在松花江江边。冬天松花江被冰雪覆盖,我和小伙伴们拿着自制的木爬犁,每天放学后都到江面打爬犁。有趴着滑的,有坐着滑的,还有仰躺在爬犁上滑的。大胆的男孩子则两条腿分别蹲跪在爬犁上,从江坝上往下直冲。我们女孩子胆子小,基本是坐在爬犁上,两条腿向前伸直,双手在两边稍微一助力,爬犁缓慢地滑到江面。尽管这样,我们也是兴奋地大呼小叫,乐此不疲。

邻居家的小刚没有爬犁,就直接坐到雪坡上往下滑,不一会儿他的棉裤后屁股就结成了冰壳,回家后自然免不了挨顿揍。他妈妈一边把棉裤放到火墙子烘烤,一边警告他说:“下回再看你用棉裤打出溜滑,就打折你的腿!”他当时答应再也不敢了,可没过几天就又去江边打出溜滑去了。没办法,他爸爸找来几块木板,给他做了一个小爬犁,他高兴得每天都抱着爬犁

到江边和我们比赛,看谁的爬犁滑得远。

我第一次真正穿上冰刀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女子速滑队,把我选上了。冬天,学校的操场浇成了冰场,每天下午我都在学校跟着体育老师练习滑冰动作。几天以后,老师领我们上冰。记得体育老师发给我一双红色的冰刀,我爱不释手,每次训练回来,我都把冰刀擦干净,放到我家吊铺上,生怕弟弟穿我的冰刀玩。

初学滑冰,我站在冰场上,一动不敢动,老师喊道:“先按在地面上训练的姿势站好,然后再开始滑。”可是我的脚脖子不听使唤,左右来回晃动,刚滑一步就摔倒在冰面上。“快起来,继续滑!”老师毫不留情。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来,我的脚磨破了,最后磨出了茧子,但我终于可以向前滑动了。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我们的胆子都练大了,摔跤也习以为常,可以在冰上自由地滑行了,但拐弯压道还不熟练。

最难忘的是那次女子速滑队比赛。老师把队员分成两组,进行400米比赛。冰场四周围了好多学生,羡慕地看着我们。

这时体育老师一手拿着秒表,一手拿着发令枪,喊道:“准备……”“啪”的一声枪

响,我和队员小秋甩开臂膀冲了出去,耳边一听到同学们高喊“加油……加油……”我就滑得更来劲了。但意想不到的,就在拐弯时,我俩不小心发生了碰撞,小秋压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左手重重地挂到了冰面上,当时感觉左手中指钻心地疼。这时又听到同学们喊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一咬牙爬起来,坚持滑到终点。

比赛结束了,我因途中摔倒,不但没有成绩,左手中指还受了伤,手指甲变成黑色肿了起来。后来体育老师托一位家里养猪的老师,拿来一个猪苦胆,让我套在中指上,说消肿止痛。果真当天晚上就不那么疼了,有种凉凉的感觉。伤好以后,我又回到学校速滑队训练,滑得越来越熟练,速度也越来越快,还掌握了压道拐弯的要领。后来我们还参加了区小学冬季运动会的滑冰比赛。

那时我曾经梦想当一名优秀的速滑运动员,为国争光。虽然后来没有走上速滑的道路,心有遗憾,但滑冰是我小学时期最快乐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新晚报

08

2024年
11月8日
星期五

人
生
记

讲述我与这座城市的那此事儿



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董琳
版式 程世欣